

海嶽山房文集卷七目錄

行狀

傳

世家

志

表

明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鍾陽先生馬公  
行狀

元平章陳有定傳

巽州沈先生傳

張都護傳

木山陳先生傳

龍溪先生傳



安山李公傳

楚岡苦孝傳

何烈婦傳

鄭烈婦傳

定遼陳將軍世家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進階中議大

夫資治尹秦谿甘公墓志銘

明誥封朝議大夫南臺李公墓表

海嶽山房存稿文卷七

福唐郭造卿建初著

穀城于慎行無垢選

同邑葉向高進卿訂

男應寵校輯

文部

明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鐘陽先生馬公  
行狀

公諱森字孔養閩之懷安縣人也先世唐末自  
固始從王氏入閩居卬峰之坑其地因以氏名



有光祿大夫浙墓及廟存焉元末珽保者惟覺之季子也幼爲右衛裴戩入城而子之遂冒其姓籍旣歸宗陣亡配節母趙氏撫孤閨生鈞鈞生俊舉鄉試配蔡氏以節旌撫孤驄補弟子員稱石巖先生配李氏晚舉子童誤殞之先生不一箠而密資之逸踰年側室何氏夢丹鳳而公生正德丙寅仲冬二十七日也人謂陰德之報貴贈祖父爲尚書蔡氏李氏爲夫人封何氏太夫人 賜祭葬而先生久祀郡學宮閩志

以行列隱逸爲可追古逸民不以子貴稱之也公少穎而莊先生不困以舉業命從王伯安高第莆田林致之游當羣疑而篤信時爭朱陸同與先生集朱要言以示遂切衷師說而一於躬行矣爲弟子員肅肅如也再故人家拒其奔女山館無敢宿者獨試以息共崇先生聞之喜益不疑於所師漳州黃推官亦伯安高第以直道繫獄連及致之公違同館朝夕候衆目攝之避弗恤也且嫻於文學鄭繼之稱焉嘉靖戊子太



夫人夢丹鳳朝陽而公舉鄉試奉父命奏復姓以世居鐘山之陽始稱鐘陽馬氏云下第游太學祭酒魏子才公重之歸居父嫡母喪雙鶴集松楸以鳴其孝感再上南宮遇歐陽崇一鄒謙之羅達夫江右三君子歸以大道自期乙未成進士與海內吳惟高輩及閩中鄭中孚二三子稱講德石交兼揚摧詞藝丁酉初選進士二人同考順天鄉試公以文名多得士夏相國壻爲所舉因屢請爲介紹不謁戊戌授戶部主事却

商人金不自累塗遇高中貴嘗稠衆稱之而人嘆爲真廉推權舟於九江以廉增額萬餘兩尋轉員外郎中善條對錢穀諤諤諸郎間尚書梁大用公獨稱馬氏最良他日嘗爲此部名尚書甲辰知直隸太平府地瘠衝水陸下車減額外供輜軒無留行進鮮中貴陸不用百人而載二十餘舟坐索夫錢三百名不與率衆噪令從陸而止御史按部猝入封獄庫庫清獄惟重囚十輩繆文卿殺人賄刑官坐繆滿獄吏白滿病危



公以昨無恙而今將死之乎必與俱不敢毒後  
竟抵文卿滿泣言於御史今幸見天日馬府君  
所留也有兄弟老而訟令對鏡諭之爾爲兄弟  
能幾時尚以錐刀競哉感泣好如初聞者率請  
罷歲早禱卽如注賑及於其隣活者亦萬數誦  
聲浹畿甸蕪湖商多遠人善避繇病民公畫一  
之而莫不服並郡訟不決多請就太平兩造之  
豪持相國書公陽以爲贖必從法而質成丁未  
入覲太宰聞靜中公書治行爲第一歸車入境

父老疲癯匍匐謂有如此府君乎自童穉所未  
睹也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九江民業雲集  
禱虎而去之鄱湖間無盜庚戌陞布政司叅政  
攝部所至發奸摘伏積弊殆盡在永新數日行  
而遮道泣留壬子貢院灾賴善提調竣事凡是  
歲舉首次年獨公所拔李貴登第入翰林其知  
人以奇稱癸丑陞按察使於疑罪多亭出有進  
士以外婦殺妻兩臺出之公堅以抵解者怒而  
言毋祗爲他人出耳公曰今執獄在殺妻他日



出進士則吾不知也甲寅陞山東右布政使登  
泰岱謁孔林有詩尋轉江西左使乙卯提調試  
事御史將爲市獨見憚不敢及御史察廉去而  
公之莊益著丙辰覲歸過黃梅暮雨輿夫困有  
衆追逐至爭効力以佐之乃昔共拾布衫坐劫  
公白御史緩其刑旣得真盜釋之偶因此而爲  
報耳復任尋轉副都御史巡撫值三殿災科木  
九萬兩以南南糧改折之取其贏輸部官便而民  
不知事具江西大志弋陽盜挾府判公授令筴

以解之卽立縣於其巢又遣臨川令以事過他  
縣擒謀陷城者有陶真人使橫甚莫敢問獨命  
密捕之獲其僞印伏誅丁巳陞刑部右侍郎戊  
午改戶部己未改大理卿多平反勢家毆死梓  
人刑官以傭人論駁以抵羅指揮貧而贅爲妻  
家誣殺妻出之仍得襲時與司寇鄭室甫公中  
丞周南喬公稱貫城三平而公以廷尉平稱最  
庚申復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兼西苑農事謂  
昔督倉有庇吾爲郎不從之矣故於屬無侵各



盡職以効辛酉乞休奉 溫旨歸值三衛噪軍  
門圍藩司猝難以兵解公談笑平之壬戌以交  
薦起補南京工部右侍郎癸亥改戶部右侍郎  
尋轉左乙丑陞右都御史總漕運兼督軍務巡  
撫鳳陽等地舉漕政之久弛刻賦役爲規則鹽  
徒嘯史家莊部擒渠魁散其黨而水菑賑流民  
不爲盜有祝負外之殞爲之歸葬於閩閩賢守  
胡公家揚州聞其後蕭然厚恤之他有干者則  
以正對區區待罪江淮非專爲文人地耳丙寅

陞南京戶部尚書丁卯改北未幾補蠲免二百  
萬某總兵者漕運時所薦橐兼金謝笑而拒之  
曰我昔將鬻爵而然耶凡有以鬻爵請以非盛  
世事已之湖口立權稅而商舟多阻溺本門下  
士縣人爲御史所請特奏罷爲民便其奉公不  
私如此 上取雲南珠寶亟率言官請止凡會  
計諸疏鑿鑿不下於梁公 上方采納倚用遂  
三上言臣母常就養茲年八十矣不敢奉北征  
今母病臣甚懼不勝烏鳥之私兼臣宿有狗馬



病敢乞身歸養 賜馳驛而歸奉母五年違養  
公年六十八猶爲孺子泣嘗痛父不及養而不  
兼味重采立祠祀珽祖以下又特立趙節母祠  
追念馬坑置光祿祭田及贖族舊產以贍而合  
收之於譜凡起居出王無異諸大夫閩中尚書  
輿去襜帷示尊貴公謂居父母國奈何令人引  
避乎獨不去之或式且下轉運以鹽策數封餉  
婉以却之曰忝從列卿後戒子姓業此無所用  
之不敢拜貺當應酬之禮不以筋力廢折簡多

出手書著述篝燈不輟其奏疏四書口義書傳  
數言居官授槩人家塾槩者易有說義春秋有  
伸義有辨疑及地理正宗別有棘署駁稿九邊  
經略考七閩稅歛考及志悟餘言猶未行於世  
居常少疾方草詩禮解微感而革竟無遺囑兆  
雖豫卜殮非宿具一是簡素稱其平生萬曆庚  
辰九月十九日也先夕巨星殞西郊而公之壽  
藏在焉夫人任氏先卒槁葬怡山今 賜葬祭  
以某年月日合窆宜納世裔於坎公四男熒以



任子爲左府都事及太學生燮皆夫人所出出側室者爲府縣學生焱出於陳氏歛出於黃氏六女長適叅政陳公元珂子夢梧爲縣學生次適侍郎鄭公漳子文樞爲太學生次適副使陳公子文子椿次適大理寺丞周公亮子書各爲縣學生皆出於夫人其適叅政王公應鐘子德漢蚤卒及適知州鄭公維邦子樸爲縣學生黃氏所出也熒娶知州王公時中女生男陞娶布政使鄭公雲瑩女女長適尚書林公爍子世勤

爲府學生次許中書舍人袁公表子敬德舉人未筭卒燮娶尚書林公庭機女生女許府學生周道子夢麓繼娶羅氏生男城女許縣學生林太平子慶元庶女許舉人吳萬全子澤焱娶都御史陳公士賢女生男壺歛娶副使洪公世文女往歲所畢姻也都事君昔居太學爲夫人計嘔血今左府亦然故未能次公狀公之及門貴顯不少其周卹知故無不誦義者先人卒京邸賴歸於淺土且飲食孤造卿而盡所學以教焉



海鏡山房存稿 卷七 文  
是雖鄙賤竊足知公微矣公性易直喜怒不黨  
稍有片善折節下之苟委瑣齷齪卽膺仕不恤  
當夏相國時以不謁而外補嚴相當國居江西  
十餘年不激不阿循資以轉託疾以避爲徐相  
國重至嚴敗而首起復有高相國構竟完名以  
歸家居重如山三衛正德之變五月相擄而止  
公解此變者二當兵寇爲梗信宿而功倍之故  
采風藉以重歲薦者相踵巖廊論度支莫不儀  
公矣造卿計偕執手而囑曰有問老臣者幸善

爲辭焉再北上執手笑曰我婚嫁畢而赴廣成  
子約矣公昔纂歷夢廣成子言祿命尚享五十  
年沃以上池水而甦果飲水數十斗勿藥友人  
傳汝舟好談神仙術因是夢以導之公雖高其  
人而言人間世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妻孥和順  
交游間里無間而可爲世則法何有乎神仙哉  
嗟乎若公者謂人之廣成子非耶當七十鄉飲  
以大臣國典刑不可居鄉士席而俾遺逸弗舉  
何以爲三老四民勸乎故兩請不赴人望若神



仙茲又五年夢期盡矣嗟乎若公者謂人之廣  
成子非耶昔在太平九江去後有生祠以定三  
衛變里社特祠於烏石山茲敬狀其可則法者  
以備於國史及誅傳表碣而爲人間世次之然  
公不喜累所長家庭有不及詳造卿雖從游亦  
梗槩而已若補闕略望諸君子夫人之爲傳乃  
先師徐公不敢復贊一辭故附爲左券云

元平章陳有定傳

陳有定一名友定清流明溪人幼孤傭於橘州

富室羅氏雖病頭瘡其狀魁岸有志略卽樵爲  
戲輒設隊伍羅奇之將以爲壻其妻不悅以爲  
瘡頭郎因失鵝而奔宿於鄰舍王氏之門其家  
夢虎踞門得有定大異召飲食乞於羅妻以女  
俾習商販善敗大困充明溪驛卒至正紅巾寇  
起壬辰寧化曹柳順據曹坊擁衆數萬其黨入  
十餘突來明溪索馬衆莫敢拒有定被酒半酣  
諭衆給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將屠明  
溪有定發老孺登寨誓其侶賴政孫通胡瑯等



五百人乘柳順營自馳擊之斬獲過當遂進屠  
曹坊擒柳順以歸事聞授明溪寨巡檢羅翁賀  
之曰虎踞之祥自此起矣有定謝以瘡頭郎豈  
敢翁謂不然陳嬰在秦以蒼頭封侯昔呼子者  
爲之兆也子幸勉之大丈夫詎止此哉是年我  
太祖起濠州有定尋陞清流縣尉鄰寇數十皆  
所剗平陞延平路總管戊戌十一月癸卯僞漢  
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越庚子進圍清流有  
定駐兵於縣前平安寨間道夜襲大敗之追於

寧化清流以復繕崆峒峽嶺關寨及南北寨守之  
是年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歸我  
太祖壬寅五月有定復汀州鑿九龍灘石通舟  
楫以運汀糧鄧克明偕胡廷瑞復陷邵武延平  
攻建寧城西北立數拾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機  
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食且盡平章  
完者帖木兒謂非陳總管不可解八月壬辰有  
定奉檄偕行馳數十騎冒圍入城衆懼呼陳總  
管來吾屬生矣有定叱守將阮德柔開北門焚



海嶺山房存稿 卷七  
檄攬山砦還奪水南砦敗之於菱角塘萬安洲  
賊踐溺者千餘人孫通等尋復建陽崇安浦城  
諸縣有定尋復邵武郡縣賊散走輒遮殺之度  
三關以遁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  
行省參政事乙巳四月 太祖時爲吳王命元  
降將胡深以處州總制王府叅軍同指揮朱亮  
祖祁興耿天壁等統兵三萬五月至閩五戰浦  
城之南進克建陽崇安 太祖甚慮有定豪悍  
捷至大喜以所乘駿馬賜之有定赴建寧遣阮

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繞深背以斷歸路深破其  
寨有定率牙將賴政等二千餘人突與深戰德  
柔逆兵夾攻深馬蹙被執頗寬遇之深爲具道  
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援竇融歸漢事動之  
有定笑曰已旣被執而且誘人不忠何耶我  
太祖遣使以良馬金幣贖深會有元使至督逼  
之遂殺深并其使我 太祖震悼丙午興化林  
珙與惠安陳同柳伯順仇殺引番阿巫那及亦  
巴奚兵時伯順據興化行省檄有定討捕番寇



遂南下四月阿巫那黨白牌等攻興化寧真門有定子宗海巴領兵夜入城明日開西南二門縱兵而出旗服鮮明步伐整肅亦思巴奚所恃弓箭刀牌宗海兵直搏之亦思巴奚遂大敗僵屍數千追擒白牌等殺之是日有定師至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伯順在城中聽令而同及珙皆領兵奉約束先是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戰敗餘衆航海還據泉州故有阿巫那之亂有定命宗海督伯順及同等兵合珙水軍並

攻泉州自以師繼之五月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興泉二郡始免於禍八月晉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右丞修城池養銳備儲分遣諸將各守郡縣時長汀人羅良授漳州路總管與有定素有卻九月有定使至漳良獨不下乃以書責有定有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使三千人伏江東待之誠有警勿輕移忽有定兵千人夜攻海倉寨佯言奪海舟乘潮直下警至伏兵悉赴之有定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逆戰敗績遂圍城良誓



海嶺山房不刊 卷七  
死守踰月部下有叛者延有定入城陷良死之  
有定遂據漳州以其地勢完固乃鑿山以洩之  
而縮其城西凡平閩諸寨三百餘奄有潮州以  
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授潮州總管兼督  
巡梅惠丁未五年戊寅元以空名宣敕遣付福  
建行省平章曲出及有定驗有功者授之政由  
有定出行省都司藍光獨蹇蹇持正一言不合  
遂拂衣歸蓋多更置用其私人朝廷命官不與  
矣福寧州人陳瑞孫爲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

州拒有定被執憤罵見殺其妻及幼女投井有  
定由福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之崇  
安令孔楷拒有定而死建陽人詹翰自保障其  
鄉不從有定遇害有定於建陽因閩越王大潭  
城址增築之以備我 太祖兵先是胡深沒  
太祖問太史令劉基基以有定守株虜腹中無  
書不足畏惟方谷珍負山跨海可虞旣平珍由  
海入閩取之如反掌耳九月命御史大夫湯和  
都督吳禎領兵三萬征方谷珍谷珍請救有定



恨其部下悞殺海戍不之援谷珍遁於海十月  
甲子命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  
丞相何文輝副之湖廣參政戴德孺隨行由江  
西取福建以廷瑞本僞漢將嘗攻閩中而知地  
里險易也十月壬寅廷瑞攻杉關賴政爲指揮  
戰屢不利退保汀州廷瑞遣指揮沈守仁費子  
賢乘勝略光澤下之十一月甲辰廷瑞至邵武  
守將李宗茂降丁巳至建陽守臣曹復疇降留  
沈守仁守之是時方谷珍降得舟楫萬計戊午

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吳禎舟  
師自明州由海道以取福建己未廣信衛指揮  
沐英帥師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 太祖問  
閩諸將於御史中丞章溢對曰兩道進兵此固  
必勝宜兼用韓信修棧道度陳倉之策閩人尤  
聞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  
建陽萬全計也次日詔文忠等出師以溢子存  
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督部將繆美鎮撫譚濟等  
兵三萬攻浦城有定守禦偏將胡瑯豪悍多力



屢出死戰美濟兵屢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戰瑯不爲意閉關酣酒而卧繆美武德乘夜雨斫關入醉起手刃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刃遂敗死進攻無蓋銅船山寨文忠不敢輕進乃屯浦城待海師消息有定大驚自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建陽十二月湯和廖永忠徐大興吳禎費聚謝得清等帥舟師由明州海道擒殺把海指揮孫通嚴程乘虛而下不數日掩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直入鼓譟守臣曲

出遁守將麻里達出降湯和整衆入行省宣政院事朶兒行省郎中栢帖穆耳死之廣東廉訪司僉事獲獨步丁寓福州投井死江西行省郎中呂復攝長樂自經死行臺侍御史韓準病不服藥卒元參政王仁遠宣慰使關住至興化諭降有定所設府判徐昇及元帥王思義葉萬等殺住及經歷鄭元明走泉州軍民自至福州納款戊申正月乙亥 太祖卽皇帝位改元壬午胡廷瑞至建寧參政陳子奇堅守壬辰克建寧



執陳子奇械送京師湯和等命指揮孫虎督新  
附者守福州乘勢自水口舟騎並抵延平水南  
隔溪而陣廖永忠渡水攻西門有定倉卒遣參  
政文殊海涯指揮賴政等七戰不勝閉門堅守  
湯和奉命招降有定嗔目語我爲元守土官可  
以土地易富貴耶子宗海叩諫不聽遣其出守  
將樂將佐知其不降乃請出戰有定疑携異殺  
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徐大興攻東北  
門廖永忠攻西南門四門鼓譟勢急聞李文忠

胡廷瑞兵逼度不能支乃衣冠北面拜訖退省  
堂仰孔雀血以死文殊海涯等輿屍出降至神  
武門疾雷震醒械送京師宗海自將樂來歸和  
并執之有定至京師 帝將釋之授以元官曰  
不降伏銅馬古炮烙刑也有定伏之命瘞其屍  
或云有定死時賜深子嚮之祭其父云三月辛  
未師至漳州達魯花赤迭里實彌死焉五月丙  
寅有定故將金子隆攻延平官軍出陳於城南  
橋以禦之指揮蔡玉大破其衆追至沙縣青雲



海濱山房存稿 卷十七  
寨子隆等負險拒守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拔閩  
溪十八寨擒馮谷保廖永忠撫漳泉閩地悉平  
王翰居十年因薦書至引決藍光深衣隱居教  
授三十年卒羅良有別傳福清參軍陳八不仕  
藏有定像長身巨目狀貌偉然今其家尚世祀  
之當有定興屬元皆以非世所敢指名莫不多  
羅翁知人及王氏之得壻也迨敗禍必及之故  
二氏無歸附者人乃言曰有定一時雖虎踞閩  
故王地踞其門而爲贅是若贅龐非所有也陳

嬰從母言不蒼頭持起乃與有定累得大名則  
不祥固宜羅翁之知不及陳母遠矣蓋以成敗  
論之故不知者諱焉史氏曰有定起布衣平巨  
寇以累功而受元職視僞漢輩不同其自稱許  
輒曰元吾主云旣爲右丞郡縣不服則征之其  
時旣亂自以便宜從事爾平章朵耳輩多元死  
節之臣倘有定跋扈據閩則當死之觀其所攻  
漳州而迭里彌實不死可知矣第 眞主龍興  
不知如胡深葉元歸順是其頑也嗟夫元旣失



政天下共起卽有定終非純臣寧非勝廣田橫者流歟得王失虜蓋難言之矣

### 吳洲沈先生傳

不佞游吳興於沈氏主先生自夏午至春又稔矣古憲老有惇史先生二十以長而通家誼至惇適不佞有外史於侍史告成敢復告緝御以憲於先生先生烏程馬要人也生而祖空菴先生名之塾長而父兩川先生字以子居居之東南有小洲築舍讀書其中自號巽洲主人吳興

之世德宗沈氏而質行家政則先生爲之祭酒人士宗稱之曰巽洲先生少穎日誦二三千言族中三老皆稱酷類其祖祖喜孺子可教鰥居同寢處出王無不如意指於童習經傳口授句釋若族系之原委姻婭之盛衰習尚之媿惡不勞耳提而面命領之矣八歲父以易舉于鄉孺子則能問易十歲祖棄養哀痛如成人佐父讀禮禮宗黨賓戚率皆稱人情瑣瑣而井井焉人稱孺子知禮有叔舉於鄉錄至族中少年曰孰



謂孺子強記哉茲九十人之次第姓名籍貫經  
業能一目無遺乎試之如錄宗人益嘆孺子奇  
也讀父易而通羣經史朝覽一編夕而誦之及  
長稱孝友皆家人語耳雖平平固多奇宗之宋  
元墳圯而莫爲封斬而莫爲樹及有易田授異  
姓者則力封樹復其田春秋得不廢祀子姓窶  
亦以給其不能婚殯舉火者且推之鄉黨而誦  
義纚纚矣邑有富人朱以賄結當事者死爲議  
附鄉賢所難獨先生或謂長者易與耳時先生

病且亟聞而強起口占移于友人曰齧而可祀  
乎則季氏富於周公今魯人失尸祝矣况么麼  
如此子而乃辱我俎豆爲哉幸未卽死當爲鳴  
鼓當事爲之奪氣而清議賴以不廢迨倭夷內  
訌白巾繼起隣震矣首諭里人胥受命而誓之  
供粟米除器械揭旌列幟聲赴賊賊莫敢近屢  
試數奇當歲薦以伯子成進士遂讓于友人蕭  
然十畝間有事于垣屋畚土而金約二萬緡役  
者以告先生戒勿取白縣令當歲租一年縣使



差池羣不逞戈奪之官僅得其餘問戈不及家  
御史聞之曰賢智哉是翁也賜扁以三十金旌  
乃受其在孔門則子貢之義矣拮据又十年  
帝乃奉以素封自禮部郎而光祿丞進尚寶卿  
季復成進士非故士大夫識者不知其爲封君  
而以爲諸生祭酒歸老于黨序間也日於禮經  
乙之命大書覽而誦不敢以老耄廢有抑戒之  
風焉以先世經學取科名則諸孺子能之世系  
非余自孺子聞孰知故七十而家政傳矣惟此

則獨任焉乃遵祖教倣歐蘇爲譜其義嚴其製  
簡十二世三百年如貫成之十年于茲今復續  
之以十年爲則屬不佞敘之夫太宗名族有譜  
蓋亦起於中古矣十歲一更版籍則時令甲也  
先生諸子易業而春秋矣春秋遵時王制孰謂  
先生但好古云哉夫禮時爲大易者時也先生  
之執禮而易在其中矣時乎時乎丘園之賁及  
于其宗施于其世吳興稱沈氏春秋者則五丈  
夫子也長節甫今光祿卿次之鑒國子生之峯



舉人之釜國子生之唵給事中侍養孫十四人  
滌舉人其爲國子府縣學生如灌演輩多茂才  
異等綵衣青衿而過庭斌斌然秩秩然稱八十  
觴而侑之客取五章于五子則在南山有臺矣  
余取德音之茂而頌之於不已郭造卿曰世稱  
難者不取金在君子爲細行也若田荀二宗全  
以單或然於卽墨潁川人未能皆爲之全以而  
視白巾其孰是賢乎余過五子宅宅無慮千餘  
指其堂構園池豐儉無間然使器於履屐者可

破百萬衆藉令得當焉白巾不亦細乎嗟古之  
天民起版築畝間今但宰社而相山中矣卽  
加封以萬石其於先生何有哉

都護張公傳

公名臣字懷忠榆林衛人也其先自膚施以戎  
籍居焉皆能引彊蹶張至公少獨岐嶷駢肩異  
幹長射如樹平居慷慨長嘆安有七尺若臣而  
不乘時爲 天子少効股肱之力哉歲在甲辰  
年十七矣虜大猖獗募良家子以充選鋒奉檄



而起於延綏巡撫使標下爲百夫長闕如也丙  
午秋孟虜犯標鎮及寧夏花馬池從總兵定邊  
營於跨馬梁斬級授司旗爲千夫長居十有五  
年屈材官不得當於諸藝畢閑兼通兵家書胸  
有夙符焉辛酉冬虜犯米脂以李家溝及長草  
灘功試百戶壬戌冬又以長草灘功試百戶遂  
逐虜於寧夏固原以功授副千戶甲子以常樂  
堡田家梁功重陞百戶擢守備於膳房丙寅以  
併甲子功陞指揮僉事尋轉延綏遊擊將軍入

衛往薊駐防于古北口丁卯秋屬夷三百餘騎  
闖龍王谷卻之捕其三是日東虜土蠻十餘萬  
入界嶺口而東下矣奉軍府檄領精兵千人晝  
夜兼馳以援比至燕河而遼援兵亦入山海關  
虜在撫寧迤南飽掠將移而北嚮偵由舊路出  
軍府多路聲厚防張虛營以俟非甚智勇者莫  
敢要遮其前以公往伏燕河間虜由拿子口出  
阻溝塹猝回於平山迤東據險迎敵甚銳諸營  
奔追旣疲且虜出我不意爭收保避舍公衆亦



未集乃與部從者亟集轅成列疊尸附其外如  
墻而伏守賊疑不敢逼遂獨出其不意先登邀  
擊之獲級而圍解微公諸軍莫不殆虜遂宵犇  
折而東 京陵乃不震軍府命合營爲三路遙  
尾之虜及俘二十餘萬諸軍觀望不敢先公馳  
而踊躍從者竟六百人乃麾由間道躡而要擊  
之凌辰立斬執旗一酋虜懼亟趨北爭踰隘嶺  
而臨深壑曰捧樾崖者高十丈袤三里填溝澗  
與崖平殘傷亡幾號哭風竄其馬牛器無算遼

兵諸營聞而爭趨各就鉤取級八百三十六爲  
壓棄者尚衆我兵十餘萬鋒在公一人自有鎮  
來功爲多矣其云公部八十者軍府以它分列  
校或籍之爲掩罪而不專鋒冠論也負戟且爲  
之長嘆况遼攘奏功而不以公居最孰不爲搯  
腕者公歛手謝曰不聞天幸數奇古有是語矣  
乎臣起行伍忝爲將帥恒懼暴骸中野尚無以  
報 國恩獲免於鈇鉞幸甚敢攘臂而他干尋  
董從例 賞鏹幣選叅將分守墻子嶺而衆論



以謹紀功從以最聞兼陞衛銜爲指揮使祖真  
父紀得贈典稱昭勇將軍矣公喜而觴客曰臣  
待罪行間旣幸免于斧鉞且重叨陞賞復馳  
恩及先世俾自行伍咸列將帥藉庥爲子孫榮  
幸甚敢不惴惴于忠孝乎屬夷聞公至驚曰今  
之當路者捧檣崖將軍也相戒勿犯公不忘備  
練兵修戰具高臺以阨山險懸樓而聯寨守旦  
夕若敵至狀而申白前功者不置曰匪任大將  
其誰也庚午陞副總兵守本路尋改標下壬申

陞協守薊西甲戌陞署都督僉事帶銜後軍都  
督府而協守如故丙子爲益節制兼統振武石  
匣奇兵輜重諸營特給篆鈐轄之閱視大臣復  
以大將薦丁丑挂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監督  
互市躬駐原塞彈壓之事上 賞鏹幣已卯與  
偏裨辨軍禮爲閱視科臣所論 命且歸胥後  
命壬午里大祿人將相食公素廉寡貲糴給饗  
餐而有可拯無弗罄死者載道以家牛車輦瘞  
郊外修十方寺度之淑人感而茹蔬胄子胥化



于善鄉井頌德者曰天使公歸其爲我乎公別號東山士大夫則曰東山不起吾鄉幸矣其如彊事何有頃督撫交薦癸未起家副總兵管馬蘭叅將事甲申復署都督僉事鎮守薊鎮總兵官乙酉董忽力長昂趕兔三酋畔而革賞有年至是相驚曰爾謂天朝太師誰又昔捧檄崖將軍也薊鎮三路莫非所履我寧敢有遁情不服則鏖戰耳其孰敢櫻之者董忽力色獨變率先款塞二酋繼之而國威大伸爲請復賞仍

羈縻之此賢于撻伐繹騷其爲捧檄崖也大矣會閱視臺臣尋薦修邊勞上大賚鏹幣且命陞一級司馬門以例宜真僉府事上特命曰其除前所署而加署同知服之以玉此殊寵也功崇報異固如此云史氏曰公章章多矣余爲燕史嚴非關當宁不書書此亦大都而已捧檄之功有遺論在其時功疏烏足徵焉余敢與聞當宁者異裨官職在直筆耳然公何嘗追往事豈非大將軍之度哉蓋其忠實心誠信



于士大夫久矣若今三酋何事於言願公且坐鎮而符剖安享之是乃天下平平功斯大在于人世矣

木山陳先生傳

木山陳先生者閩之連江縣人也名應奎字元瑞木山其別號云少穎好書攻文爲增廣生試輒高等年當強仕書益博文益奇乃不合有司抑爲按察吏人謂其不屑就而以父母老有弟四人皆貧非此何以養且不可以爲隱乎然旣

爲隱也蒙漆園亦可矣而爲福郡吏司置郵同事者各得千金及先後胥敗無能免于戍獨其所受買酒錢耳猶然以故吏過置郵無不醉家居亡何父母兄弟日酬酢爲驩不足以供飲乃賣田攜萬錢爲吏于漳郡道逢漳故吏貸之償公帑僅五千而往司工無以造作錢而爲醉吏買酒者自買噤不得醉于五千將罄矣嘗好直言于公官以酒人無它腸每日攝之不求多焉郡繫六賊聽誅忽遇之大哭謂皆吾鄉善人頃



爲賊所虜兵脫賊以抵耳奈何懼罪避嫌而不告于士師乎士師直其言遂囚虜于獄罄錢善給之咸得全生歸尋棄吏垂橐於漳故吏負不問歸頗有所贈或戒其勿貸而不能忍人之急也輒貸輒負不問焉至貸于人未嘗負之故鄉人重其義居間違言以解高會非與語不驩必召之必先至無不頽然竟無失辭生平不能誑有托之誑不答大醉之言人人益信諸弟有間于父母而讓伯之不善產若弗聞而過之告者

輒謝以醉有子二人皆好書攻文長穀猥次第狂過庭而嘆曰孔子在陳且思歸而吾歸自漳以此雖未斐然吾何所裁猥者自猥不患其不佞者自狂不責其不羈酒則召之侍迭爲壽至醉必使之交錯喜其酣而呼曰吾不能使鄉皆醉而可使家獨醒乎人有召其家人飲亦若其庭之酬酢故莫不嘆其和蓋亦以和自喜也第試每居首人多以封君稱之乃以此非奇吾兒或不在此因烏夷訶而第言兵爲都護戚公



俞公所奇遂棄章縫從塞上鄉人無不竊哂之  
曰陳氏二難猥而廩黌宮尚可望甲科狂而冒  
甲冑孰知其所止聞之乃自喜每書以勗之嗟  
爾丈夫子能報國則顯親何必縉紳乎哉第提  
調古北關迎養年七十老矣遣家人先往乃自  
躍馬來曰自庚戌之變吾在海曲髮衝冠不知  
潮河川何狀恨無丈夫子當關也今吾兒當之  
于古北何有儻有虜患吾豈避哉至潮河川適  
召閩石工至將爲梁城其上視之而輒大喜出

與鄉人語入而課諸孫日驩若在閩也但飲不  
及前矣聞第以懼而慰之曰吾抱異材爲世用  
竟以不材廢山中今儻終天年于此不亦壯游  
而瞑乎至不能飲乃卒年七十有一矣夫以先  
生爲材旣棄于有司至以貧爲吏尚不能得錢  
錢幾何不能握而屢屢爲人負以先生爲不材  
能隱墨吏中孑然以直免且解鄉人危難樹德  
之所芘可受于文武封然或材不材之間故寓  
意于木山郭造卿曰余嘗聞于委吏矣木近仁



仁樂山先生之謂也若托酒以全其天視漆園之言亦似之而非者材不材可論哉

龍溪先生傳

龍溪先生者宋忠烈劉招撫之裔也其先自北里有太常詵以孝聞至招撫世居什陽之龍溪暨夫人林氏爲宋死于元有六子或同死及散匿失名其五稱宣教其一稱學士二宣教者百四之子二曰福曰壽五傳而有琰宗獻其字也充邑弟子員中年謝博士業教授于里間衆尊

爲先生自二毛至三尺信之無間居常深念其譜失求于敝篋釐而自序之惜于招撫事略矣雖有傳聞而病無徵比邇余先鄉賢所爲邑宋世家列傳而喜有徵也復力購其所稱引忠義集者藏之家塾間出以示人輒爲欷歔流涕第事久湮卽鄉校斷斷疑者過半矣時先生屏居里中余生晚未嘗識之以爲無可與語耳乃具其事語博士以轉聞于有司尋游上國而博士亦爲疑者尼焉先生憤而商于故友員外王公



一言力主之鳴遂躬唱族人而嘆吾老矣其如筋力何有九十宣教子振之裔者請曰不以尚學爲不肖敢奔走爲先招撫役遂受先生詞繹余言鳴于有司檄下諸生如所言乃舉祠而落之語在忠烈集略中第祠地卑隘非所以棲神靈重壯觀使過者之必式焉適嚴鄉飲禮必以名實賓弟子員以先生請邑令徐公核而躱之命禮敦而憲言先生頎而髯嫻而莊觀者如堵嘖嘖而喟曰若是叟也者斯可以飲也乎徐公

嚴事之以誠于寮曰劉先生貧且忠烈後無納其贄先生固未嘗具也獨謁徐公言爲先靈庚擇地敢以山亭廢寺請曰可乃鳩族衆而諭之今有司力詘吾孫子之謂何宜各竭力事事毋以煩邑下執事胥如命命尚學任之而衆力競勸無煩長者督祠且去家三里許先生喜先烈之有栖安屢空而忘倦勤也往返冒星露忍饑渴不輟草創費三百金族力告疲乃胥後舉請先生休矣意每不自得輒飲而賦詩不課其工



否要示意而已竟以勞疾孟秋革尚學輩視之  
惟以祠事爲囑乃拱手謝衆而年九十有一踰  
二月尚學亦以疲卒咸可見招撫林氏于地下  
矣尚學有弟諸生繼忠言伯氏孝且每嘆因貧  
廢學而負米百里外以資其弟學譜元宋前支  
分如侯官黃江長樂華嶼及邑中諸里稱有存  
者莫不多方以求其宗人往來雖貸而自餉之  
故得羅十一派遡二十一代遠至平江華亭番  
陽番禺潮潭諸州而先生收譜之義以廣族黨

誦義不衰誰曰其末學者歟余歸自上國謁祠  
先生沒矣父老子弟四五百指凡七世輩淳龐  
愿慤恂恂習禮教一是先生訓也而其有勤祠  
事者莫非尚學所感激焉郭造卿曰恒言求忠  
于孝之門然求孝豈不于忠之裔哉卽劉氏之  
世德忠者報社稷孝者報祖先而天所以報之  
者何如哉詩曰君子有孝子永錫不匱此則忠  
烈之錫類而元于太常者遠矣

安山李公傳



余纂燕于漢莊李長公遇甫爲營主甚驩要拜  
孤竹夷齊祠過安山別墅展其先人墓因補狀  
志爲之傳公名文字濟武系撫寧縣民籍也先  
自金山從開國功陞遼東金州衛指揮同知  
後改應天嘉靖戊子大父遇例告選永平公庚  
子襲甫弱冠祖母印氏撫之貧不事家人產攻  
書畫習騎射寒暑不輟業三年而書射名京國  
矣庚戌虜入潮河川募兵石門寨爲右甄千夫  
長癸丑擢桃林口提調是口數遭虜劄公招流

亡以安乙卯統燕河標兵未幾青山殘甚復提  
調之蒞任越宿乃元宵也幕客請驩賞公謂黠  
虜知我令節酣飲不有乘此月明而爲狗鼠者  
乎中宵果入界嶺口而掠朱家莊公卽挺身往  
斷其歸路遇于巔月皎無虛矢虜辟易而竄遺  
所掠男婦公自負奇功乃坐以落職爲詞者索  
賄缺望莫不爲搯腕丁巳虜由通嶺兒入盧龍  
塞薄郡城公帥敢死家丁突出擊其鋒匹馬無  
敢渡單騎尾之奪回數十男女推領太平寨中



甄年饑賴不轉徙戊午爲大毛山提調亡何轉擦崖子壬戌回衛永平初設兵備卽以緝捕委之尋視東勝左衛印成稱職擅能名癸亥虜大寇墻子嶺我兵大敗鄭官屯奉檄督灤東兵追虜至檀州遇一酋薄壘單騎逾垣而追之誤投險巖馬蹶而仆有遷安馬百戶見紅衣力士附馬上而神之卽大呼曰急救忠義士公善然有聞作護持語者遂若飛上馬追及大營斬之賊遂北以血戰陞二級授都指揮僉事推冷口提

調亡何以事免隆慶元年虜大寇界嶺至撫寧縣南李家莊奉檄督主客兵馳往營未立虜勢重咸振恐公獨擱曰我兵不滿萬餘而虜且十倍若不安營待之鄭官屯在是矣帥從之立營俄而虜大至四面圍繞公大呼曰今日之事縮則等死何不萬一求生報國爲壯士耶皆同聲響應無一逡巡者三晝夜被攻傷甚衆而虜傷于火器亦然歎東風大作而南角不戢人爭避之虜乘虛入三十步許公見大驚請于帥曰



虜旣潰我角營能堅守乎宜徵兵奪壘拒之不  
者屠矣帥頰首張目不能言公急拔其燾大呼  
曰若輩不隨我守南角事寧軍法不貸然隨行  
者僅百餘人矢如雨莫能立乃取空舍磨盤爲  
楯豎於壘旁衆始稍措足設大砲壕外連發中  
百人虜圍解而去尾之石門將抵拿子谷曰虜  
進口旬日氣惰志驕而鹵重今出口過半半而  
擊之法也脫前鋒有先者則我後罔功矣何顏  
復軍府乎率勇士百餘跳營往適虜戰大呼而

前大衄之填溝壑俘首級二千餘公斬渠魁一  
尋轉義院口提調時口殘于虜特命整飭之不  
數月在陣卸甲風中左臂遂以遇甫襲職遇甫  
常師馮先生先生子聘邵氏邵君後爲五馬大  
夫而馮家落將背之公責邵以大義捐資爲之  
娶遇甫婦翁王濟民與公同爲石門千夫長欲  
以女子遇甫公爲其輸粟入官迹涉于會未許  
比歿家落公謂吾今不取王氏女則爲孤寡而  
貧耳何以見之地下盖磊落忼慨類此人有不



平輒奮臂爲之報而輕財重然諾客常滿座雅歌投壺呼妓侑酒殆無虛日善鬪鞠喜田獵有因其居北平善射稱爲飛將軍種者公笑曰李家先朝將軍多矣昔北平李將軍者弼也今北平李將軍者文也遇甫以會試武舉進爲都指揮使誥封公爲驃騎將軍而常居安山爲先域在焉人稱爲安山老將云公卒之年余乃至薊遇甫以知文奇于戚少保余謬以文見客因少保而爲知交故以萬里不遠客來拜安山之域

也遇甫名逢時爲遊擊將軍

郭造卿曰余當

拜公墓哀而爲之賦若老將之屢最而有長公主率何以六爲提調而齋志于安山之墜若長公之允武而當老將夷虜何以四爲遊擊而養晦于安山之堵卜之以年定之于天安知不爲唐李英公阡而詔象漢驃騎之祁連今之所以論公者竟不能易於斯言

楚岡苦孝傳

余纂燕史孝有列傳第非燕也者弗獲錄之矣



每擊節百世上乃有寓燕日擊若鄭之垣者黃  
崗團風鎮人丁丑歲父游都下母王懼夫宥而  
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爲  
書史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  
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庶朝暮易爲活耳  
卽入薊修足覓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謁景  
忠山靈爲親壽歲終以所覓歸父于羈旅每持  
齋誦經無非爲親者日隨父都下間輒垂涕勸  
歸父不甘數千里來尚落拓入里閭而日苦父

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  
咬左手中指瀝血具詞爲禱且願持齋誦經三  
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  
病且休遂夢神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  
一父棄書史圖他役不遂憤悻成篤疾囊以求  
醫罄亦習剔髮糊口而塗益窮于歸矣垣傷之  
朝夕籲天有老人臥道左狂呼環視者多戲之  
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孺子其爲何對曰吾  
見老人長者臥病而不忍去也老人喜而遽起



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爲治具共旅宿聽談玄  
卜休咎婁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寐焉  
於老人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  
鼓在都下稽首於昊穹曰垣窮旅亡厝爲親哀  
禱者屢矣恐不足爲驗今特割左肱以讖若而  
不可改請不肖身當之舍肌而刃若劈紙然父  
詰其狀爲動適母脇病疽醫者不治矣夢神人  
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破且瘥告諸妯  
娒竒之時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傳奇者

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復  
舉母所囑纏纏幾百言而痛哭以告竟執前言  
不許乃婉辭求暫歸起居于大母勉許而辭若  
訣也陽月啓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  
家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  
卽當空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咸  
稱孝云居甫月復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  
尾爲別父時所湏也塗乏資斧以藝輾轉求食  
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未半病卒鄰邸爲埋于



海峽山房存稿 卷七  
叢塚矣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奠痛稿葬之不  
可返孑然五內若裂也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  
曰吾甘以夷虜而待吾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  
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中竟爲羈以終世  
不肖雖傭丐寧甘父作燕山鬼乎奈家數千里  
控告無門矣愿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以償此  
生者再取左肱瀝血立券敢誓于明神庶幾人  
信之遂當空而副作券于塚側荒穢纍纍不可  
數平時人所驚過者晚以灰畫圈跌坐其中念

佛爲父識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柩  
腹背血券悲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  
與之飯則曰使吾饑而死歟亡父不終於此乎  
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助以金則不受曰不足  
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耳於是人咸嘖嘖  
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邢公謙南陽人也聞而召  
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公曰嗟乎吾豈以貨取  
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儻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  
姑俟之爲爾圖由是浙人金君印助之棺陶君



海峽山房雜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雲鵬爲殯具閩人余爲備喪服林子守穀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焉乃泣拜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賻道里費旅櫬可以長返矣且不忍奴我我忍忘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身何日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願爲爾執鞭因授余簡曰孝難矣孝難矣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舍諸外史氏曰余稽諸史其傭丐割肌苟有一足傳况兼之者乎今迹

其所以爲多二氏家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者道然能不從火化以歛首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者何如卽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負米以百里外爲難茲往來數千里與昔所負者何如雖嘗從于二氏儒者道過半矣由是縣棺而封負土可成焉里間諸君子聞之有不助而非之者哉太史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余則安知第感其事可以風且戎籍同余姓亦以宗稱不辭焉而爲之傳



何烈婦傳

太康烈婦何氏者太康劉子用九妻也名淑靜父爲今主政君當主政君爲諸生與其舅氏莫逆交故因締爲婚姻十七歸于劉劉子儻倜英敏而何佐以徽柔故以此叶諧者七年言無間矣迨知劉子疾不可起卽許以死劉子持之而屬以養父母何曰妾今從君君休吾休旣無襁褓竟且從誰舅姑未老胤嗣可望卽忍死何加焉不辱之斯已矣無何主政君携家赴春官何

歸訣之曰大人珍重遠行毋以兒女子爲念夫壻之疾或不可祈代救藥矣如兒女子者不應爲未亡人但念罔極莫報付之再世而已乃泣血拜謝主政君嗚咽不能答聞者莫不嗟異劉子疾革乃曰前言已定願湏臾無相失劉子強作謝之曰果爾目瞑矣時歲己未正月朔之次日也何且泣且止若爲遠行計家人嘿喻焉防之不得死翼日叔父輩來哭劉子何泣罷輾然曰家人在此可以視我死矣咸涕止之曰汝親



千里外而如此捐之忍乎對曰吾家側室陳殉  
曾大父死父銘其狀而泣示云茲當入列女傳  
則今死亦父志也且濱行訣之矣叔父不忍我  
死亦請從此訣我屍勿令異姓男子解瘞則必  
之東郭因北拜慟哭於是相嚮不能仰視又明  
日劉子殮密納所御巾統於袖擗絕且甦曰候  
我候我晚卽潛縊姑覺救止舅泣曰兒死婦死  
其如我何汝父且仕我有薄產不能養一孝婦  
爲兒立節乎泣而謝曰妾曾授孝經女誡常孟

光少君期也不幸至此反令舅姑爲妾憐但念  
舅姑不乏養惟節哀啻後妾之願也於是知不  
可奪防之益甚蓋不食者三日而竟不得間外  
祖母喻之百方稍飲水漿至七日夜又自縊爲  
外祖母所解自是左右不離乃張目自恚曰好  
人何不得爲乎哉因出所繡枕有松竹並秀梅  
月雙清之句示左右曰此吾志也今能獨秀孤  
清耶姑慰之曰獨秀孤清搽節乃見不答十三  
日夜分又縊適夫姊同寢覺止之從祖姑王孀



居有年矣乃諭之曰死節當聽爲之但爲婦老  
身不可例哉泣曰祖姑有子吾獨亡故夫許吾  
死而今何忍背之有張南州者封丘高士也爲  
主政君戚屬乃異而唁之曰節難哉節難哉不  
如湏女父母見之無憾也何曰父母寔所願見  
但亡人不我待耳今大人業進取聞之心且亂  
妾計宜勿速畢試善使者往母傷乃心可也俟  
父母見不過悲泣數行而已志決矣惜湏臾死  
何耶南州嘆服而去自是水漿不入口至二十

四日晡有弔客經宿家人事爨獨畱女僮伴乃  
以渴給之而命煨棗取茶遂以白練縊于柩右  
家人胥慟從遺命呼女屬解視之獨充然若自  
得狀時署邑開封佐何君帥師生爲文躬祭觀  
者如堵莫不稱烈婦烈婦云乃合葬于東郭以  
若父與舅曩共肄業於茲故亦從其志焉嗟異  
哉嗟異哉夫其辭氣悽惋盖婉婉淑女耳而能  
烈於丈夫且復從容不回如此旣舍其父母姑  
舅死而竟不忘孝思則其死也實不媿婦道女



訓云故自其夫病且死枯槁非故矣乃死而宛若平生茲亦可以識其徵焉主政君名維斌斌古君子也舅氏名季芳爲洛中名士故有何氏豈偶也哉論曰余嘗過廣陵時主政君督推關上聞其有爲女如此訪及輒欷歔且言其夫死而未得死也取嫁時衣物火之爍若蓮化狀觀者怪之而預知其爲奇節云乃今冢上產芥高踰丈許畝丘之麥盡一本二穗且有二百八十穗者一本油油於冢上噫嘻何尤異也卽其不願獨秀孤清蓋其曩志乃爾矣

鄭烈婦傳

邑里女婦爲烈萬曆以來新安蓋稱二鄭云鄭汝舟婦林氏邑城人父潮教授舅思州守同甲子舉而連姻死各訃于宦所學士先生爲傳而歌咏者侈矣先十年死者有里周氏女爲隆仁鄭大鸞婦雖卽聞于有司而稱不出里語復與後死者並聞尚未達于朝宁嗟夫風化非今日有司急矣林氏力或得請周氏董董若此其父



同余受博士業余嘗游上國竊比于外史今歸  
皆老布衣也鄭族以譜傳請父謂非余其誰鄭  
烈婦者周馨娘也世居新安里父以文行稱先  
生前室有孤應科繼林生馨四歲失母先生甫  
壯傷親喪未舉弗續而出授弟子携科往托女  
于叔母張張岱石世家習彤管諸經傳且與林  
母善撫而誨之篤故未髻而內訓諳先生同思  
州避寇携家居三山其室人憐馨口若不出而  
飲食之謹也嘆曰此之謂先生女乎當爲儒家

婦矣比先生爲納徵雅與舅處士習而館之愛  
其子穎向學宜女之雞鳴解佩也婦年十七廟  
見族聚異之稱其四行非儒家女何有產薦兵  
燹旁落而恬然共職無闕舅卒贊襄事因讀禮  
佐肄業姑疾廢視湯藥起居歲餘如一視以之  
復居十載先生館廣州夫春正疾卽減饗晨夕  
顛天代季朔夫革而訣之悲無子令自爲計馨  
泣曰妻不二斬今則不待斬矣夫嗟嗟曰此人  
間最難母易言儻而不爽吾今豈不幸者哉而



姊妹周視之遂分簪珥與訣自此夫瞑瞑不一粒馨同之越七日夫竟無語卒信其然諾深矣馨絕而甦者三旣殯柩于寢右令左之同室忌馨曰移而忌乎妾則當之手舉乃從而不離側旁燈治穉詰旦弔者衆姑將入寢先以穉藏臥內亟出而亟入室人虞之告科見其紉襪于履矣泣而語之吾與女少失母而與父相依爲命寇難顛沛萬狀父今天一方壻訃則匍匐歸可忍而不一訣乎馨慟曰母已別之九泉父今越

五嶺女子行則遠矣而夫亡與亡孤無有遺者姑則有養也不死奚爲訃聞父一大慟必以此女之得所耳奚筋力而匍匐爲已矣已矣其所言姊妹乃加防之詰旦于寢啓姑以憊頓客至姑爲爨聞婦失聲奔至而雉仆于柩矣叔姑李氏感悼以所具棺蓋之而頓于寢右乃知其所虛以待也聞者莫不痛哭加弔而轍踵至越五日望土庶鳴于邑請如令甲表其門而屢覈無異歲在丙子也越月而同塋于舍右三百步乙



西思州貳惠陽迎先生于館憐其女死事每墜  
淚酸鼻而嘆曰余曩謂其女貞今乃果爲婦烈  
也室人亦甚難之林氏侍云寡而無孤未亡何  
俟不如速死之爲幸矣及其夫卒姑以是言防  
之甚婦亦死不卽得絕粒而服毒吞金刳頸抉  
咽乃死豈不有感于馨乎儻馨不卽得死而求  
死則何如死雖不同其烈一也士庶重有感并  
呂白于督學李公書門太守江公碑于墓其誌  
銘闕先生今八十矣語女死事則慟云余與林

氏父同受博士業又與其舅里業同今彼皆舉  
爲郡縣師長訃之于四方且未旌余也微如女  
何雖薛廣州有孝烈歌思州亦有贈言他竝不  
出于里閭間而吾鍾情歆然耳慟甚余潜然而  
慰之曰兩壻皆儒士視進士遠矣然甲科躋膺  
仕爲能顯親揚名者地及妻氏爲榮非其賢者  
無繇焉乃妻而顯士大夫則幾何矧甲科朽亦  
多矣今先生壻不幸幸女得死所聞刑閨訓有  
足多者儻得旌于朝則國史書焉或朝有佚典



郡邑志烈婦當書儒士鄭大鸞之妻秀士周世豐之女也其爲親名寧可朽哉蓋爲死者而及親則何論乎其微耶不耶然則匪惟譜之族里閭且奕奕矣卽余雖不能詞亦藉重于萬一乃代銘而贊之曰嗟嗟乎烈綱常所植千古之經一綫之纏合卷者何是謂永畢同穴者何是謂永訖

定遼陳將軍世家

陳將軍者故閩中人也譜曰國六居福州福安

縣二十二都埔洋國六生庚六庚六生辛二辛二生三子長曰甲乙者將軍之先也甲乙子五長仁一公者名南洪武初福安尚屬福州丙辰以閩左戍充總旗自徽調滁守禦子二進以次而補役與仲叔第四子適者俱建文辛巳進以靖難功授本所百戶永樂甲申遷定遼右衛後所當華露藍婁知西北螫夷于東南百里許層岡之粉子崖卜焉其內沃壤環以二水原隰攸兼旱澇亡虞東即鴨江萬山擁簇南通冥渤島



嶼繡錯遂以適居之而勅外姓勿闖安居而遠別何如其知也自入遼遂有二支進譜謂信四公妻夏氏適譜謂信八公妻高氏實爲從兄弟各得一子云進以老疾辭子迪于宣德丁未嗣庚戌卒子四瑛于辛亥嗣天順己卯卒子清于庚辰嗣自祖父節儉耕種而清則拓而善殖築宅于肅清門內營莊于大和門外又南半舍羊山蕃草木可以葬再南十餘里爲魚臺俾弟居之再東南四十里曰高峯寺俾姪居之再東南

則粉子崖而閩中福安時屬福寧州族居者蕃矣清以老疾辭子二幹于弘治壬子嗣沉勇善謀時中貴鎮守者欲得太和門莊爲花園不予繫之莊樹三日乃一夜移三祖塋而鎮守不敢取遂與族姓約祖塋在於斯凡守官死守之有爪分者以不孝論而爲族人立官戶則豪舉聞遼陽矣正德壬申流賊劉六劉七聚衆十餘萬總帥劉暉募軍鋒莫敢往幹應募領前茅追至滕縣城垂陷援兵十餘壁莫敢膺之者幹策賊



驕矣而不虞我乘疾擊必勝乃以所部千人先登賊披靡而潰獲其二首獻明日賊列陣以待又奮擊大破之斬首二賊奔呂孟社衆議連日疲曷少休幹以賊衆尚數萬急則烏散不爲用緩之則復合而我不滿三千將日爲之糜矣破竹之機不可失也暉然之乘夜卷甲疾趨賊臥方熟聞鼓譟震而大奔潰復獲二首獻奪回子女萬計恐復爲他兵鹵而部守之古寺戰畢歸有司寧家賊負敗走平度州古縣我兵鱗之賊

背山結陣欲爲決死戰暉伏兵于左右幹將百餘鐵騎挑之略陳而西不動以矢遙射營中其酋不勝忿率衆而逆運槩若飛幹射殺之賊悉出俄陣動伏起左右橫擊大潰之復就陣斬三級論功當陞副千戶兩正千戶一部議以例格之惟授正千戶尋從暉往江西剿僞王張元二渡江桅端有鶴時康都指揮炫其射擊楫起而中之落水而不獲爲噉又一旋桅而飛幹曰我射則獲果應弦墜舟中鏃闊去其首矣甲戌至



臨江之新淦及姚源戰每貫其陣禽斬三級乙亥陞本衛指揮僉事守鳳凰城堡東夷入犯單騎馳呼追斬一級未及覈報以老疾辭庚辰子策嗣覈當陞級不獲赴部併受仍稱僉事而以中式武舉鄉試視衛篆十六年屢爲當路薦楊巡撫喜其言對雅莊更其名以奇策其於衛治修舉文武交際益盛每戒族人無爭軍訟而教以禮弟曰奇計爲博士諸生一時學士爭慕効之宗族斌斌庶幾閩儒家風焉居常念鄉國不

置嘉靖甲辰以老疾辭子嗣而携二僕往福安謁祠其家五六百人皆務耕織青衿數員一舉于鄉率族人展墓鄉觀者如堵族之半入民繇者請邑以官戶復鄉人言其先世在宋有雄爲朝奉大夫而昂最登政和宣和進士爲直閣知軍其綽襖勅塋有遺址以文武科顯者衆奇策謝之曰噫世遠矣吾茲之來爲郭招討乎爲狄樞密乎但取近譜定宗派使子孫知元本而已還年則六十矣嘗喜飲飲卽寢不及亂稱酒德



臨終未嘗有疾無一言及家事命子弟移寢牀  
出戶而嘆曰平平世界朗朗乾坤復入室遂瞑  
而葬于羊山卽祖清所營也有五子長堯道丁  
未嗣性剛而恃勇初守武靖堡斬虜首爲人所  
爭下吏對簿語侵鈕給事萬錦衣爲所坐以奪  
首功降祖職一級候終身與襲少善騎射赴部  
比試馬射中的矢激而反手接之再射暮年示  
子弟嘗藝束薊于地舉而中之爲戲蓋居常負  
氣不自得不待終身而嗣矣乃將軍父一忠壬

戌嗣以正千戶癸亥從副總兵楊照操備時虜  
犯長安堡追至沙窩見斬一級陞指揮僉事善  
言辭而多經略有祖幹風歷守極衝五堡而東  
州東夷雜交易每相毆殺乘間竊掠獨畏其法  
嚴明有謀輒伐鱗服稱曰神道馬法言知其心  
事也隆慶元年巡按李輔以遼之東南鳳凰山  
奇秀其城當出科第選首惜荒僻無開之者上  
言改定遼右衛印鈐新募爲之建學校田而使  
人樂趨不願往者畱附左衛一忠以守墳墓不



徙且方督營田改左矣右衛雖移人皆刁悍叢  
箐壘嶂礦盜頻興而誦讀少掌之難其人一忠  
營田成以左衛臨之二年盜息取富子弟教之  
嚮學曰他日有爲選首以而驗李御史卜也者  
在不可知之人一忠開先可已遼最難守者十  
方寺堡蕭后之萬花莊也左上林右汀泊孤懸  
舍外虜時入左右地而無知之者鹵去則坐罪  
于十方一忠丈立表表橫繩虎豹鹿熊斷者有  
跡馬跡者夷也踵之而遁矣居二歲遠斥堠嚴

烽火虜無敢入者城在山上女婦汲于河多爲  
所鹵焉爲築甬道亘二里而虜不敢襲軍在臺  
者故編柳爲酒斗馬尾爲巾網以供使客不偵  
虜虜乃入邊外爲遼河叅將造十舟取魚堡分  
其半入漁者沒虜則罪在堡是害大於利叅將  
亡害也一忠焚其舟而革爲十網叅將大怒辱  
之遂屢以疾辭不允移守奉集堡堡爲內地富  
庶上官廉其十方故以此爲之地耳壯哉一忠  
謂世受國恩不能死疆場而辟就內地且父



七十餘矣不朝夕膝下忠孝之謂何遂上書乞骸骨不允子邦哲以武科癸酉丙子發解已卯第三爲父請移視印于左衛一忠謂之曰吾儕不數奇者侯矣乃公可與爾輩如貫乎遂不出視事以左衛致仕邦哲代之襲一年會試第五當加級司馬門吏索賄不予白其主政俾授右祖衛邦哲庭爭曰此祖宗汗血之勞子孫帶礪之券也御史請明旨更之左而襲左矣今必追已事而右之則祖福安人也何爲而遼右乎

願辭加級時在坐者避之而加二級稱左衛使矣堯道乃卒而邦哲守備涿州永平轉漢莊都司有野史氏福州人也將歸爲畱而拜曰邦哲初祖携弟自閩而滁而遼去家萬里岌岌親爲手足爲之立屯以居盖恩義至矣吾之魚臺高峯有三五十家而彼今有百五十家吾遼之稱者謂陳官屯但以袒免外日疎吾本支有闕言乃詆其非宗也者而屯居亦違吾祖誠引贅壻義子居內不亡囂訟日索矣况萬里之遠九世



之隔乎故吾曾祖謝官不憚瘴癘行為求宗得譜未幾譜亦幾失矣今幸家大人以孝友為政若不纂次之後死之謂何嗟哉君庸之賢追遠則不忘廣睦則不遺惜不佞不遑及焉茲陞昌平遊擊將迎老將軍就養復請此籍手往曰母違家大人命且拜使入闕徵新譜乃為敘其先世如此郭造卿曰余纂燕史也苞五郡及遼云而開館漢莊受書于軍府有福寧州志者燕則無所用之矣比將軍至敘故鄉曲出而拜授喜且亦官屯之左券矣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中

議大夫贊治尹泰谿甘公墓誌銘 代

世以天地為逆旅豈無旅人栖栖不知所終者而人有不歸造化乎蓋以歸者為家家在六合之間矣吾家亦蓬廬爾歸之寢者正邪又以官為傳舍為多也者而過之乃有迷喪而不歸亦



有罷而復起家則歸非其情故以官爲家矣惟  
鍾賢世之人則以國爲家視之彼若有間皆謂  
天下失家者乃我歸而我聽之斯不謂得所歸  
者邪吾友甘公素少宦情初筮令于三原以敏  
決立辦其狀頗偉魁岸與人恭遜少失中耿耿  
少許可高遇自爾出羣至筴古今成敗纒纒可  
指掌目擊之而裊身斤斤不以庶饒浼察廉者  
卓犖之謂可給事御史矣滿三歲轉刑部雲南  
司主事亡何持父母制居廬六年若與世忘服

闕歸部補廣西司則同舍郎半出其後者獵而  
爲之長執無積薪之嘆乎公酒酣歌曰顏鬪鬚  
已皤漢陰機蚤息其我之謂歟轉本司員外郎  
慮山西囚未至擢陝西僉事分刺壠右部嚴  
藩府緝紳幣餉而案吏治提衡之禁墨祛浮剗  
蠹維風爲規畫甚具其署亭則以吾兼托少陵  
見意將棄隴歸蜀矣然中丞直指薦者不以吏  
道掩所長且稱文學斌斌可士人師表亡慮數  
十章而僅轉叅議分守漢中郡治之以隴而已



矣 莊皇帝御極入賀便道還里擢山東清戎副使方面稍重殊足展錯適病瘍苦之即投劾乞骸骨吏部執不可展期促之上道以次入賀萬壽聖節壻李元甫太史察之而請間曰舅氏鬱鬱不自得得亡有山林癖乎笑而不答比返歷下而登泰山宿絕頂上夢游海島中若三神山者逢一老父與語不可了惟曰歸聽公歸聽公晨起以冠挂日觀峯上遂投劾乞骸骨歸構樓于城西二里許為園池花石之娛積二十一

史日誦而乙之期以十年卒業偏帙古今金石刻而朝夕婆娑焉引咏客觴其中匪風雨無曠日門外轍迹日深羔鴈不至泊如也昔作藻瞻秀整大有漢唐名家風至是悲懽醉醒莫不命之詩徜徉山水跌宕湛深務在傳景融情不專効開元大曆語材氣沛然長於多用是歸田之草為茂陵絕筆也其副在名山而歸聽于天矣嗟乎彼始皇自泰山而並海不得僊人庶幾遇之夢與海神戰雄心未伏耳李斯以文學從之



頌功德而列姓名權位極乎卿相豈將磨於萬  
世哉乃沙丘輜輶未幾而歸上蔡東門不得曷  
不當逐客時而卽老客卿乎北海逢逸民棄亭  
長久矣挂者何冠而去乃戴瓦盎哭於市浮海  
客遼捍捕勞山又托迷路于徵詔者以求全歸  
首營丘耳當在新乎新乎其懷德穢行亦勞哉  
然視駢首歸死于市不爽然一丘千秋邪公策  
名 明時冠進賢惠文故不可挂都門去乃解  
於觀日之峯是峯宦游得至少而挂者何人或

獨始于公非平世奇事乎嘗聞其上金篋玉策  
能知人壽修短探之乃得其數老父者僊人哉  
清夢到之不待探矣其曰歸聽公者蜀也又曰  
歸聽公者冥也卒于正寢從于先兆德奕奕于  
世行皓皓于人視漢之逸其孰高乎宜銘銘曰  
歸歟歸歟胡不歸觀日之峯有如母頤其風飄  
飄乎北海而不可追馬鞍之麓有如覆敦其狀  
纍纍乎營丘而不可嚙聽公乎聽天乎非斯人  
其孰與題



明誥封朝議大夫南臺李公墓表 代

李方伯師孟將表封大夫南臺公墓也而以狀屬焉曰幸淑爲子友敢托先人不朽余拜教而受今方伯卽世不敢負諾展之重有感古之人矣庚桑楚之畏壘有臣妾則長也有子弟則師也其南面謂之杓故爲俎豆賢人之間乃非師長而杓之公之皂角是已李自高而下踴踴居無族公年未十五子然含父恤母杜過于慈家政屬庶陳公爲所相束且令兄弟齟齬之里人

胥爲之不平公獨念爲父所愛不忘死者而失生自擁腫鞅掌未嘗有難色也得楊恭人事之亦然而兩母以善終孝哉人不間言矣遂以家政屬恭人而不問家人產有逮不自明司鞠自直之里人訟必居間而已之以醇醪每語人勿犯有司儻割吾腹者則避之人有目公者德徵可降可辱其亦逸民乎輒僮僕而對曰景瑞糊口下走耳而敢忘勞哉乃天則逸之子孫仕于朝以封科名世其家以聞昔之子然者而森然



海濱山房文集 卷之七  
五  
林立春秋八十五高矣豐頤長幹鮐背黃耆衾  
裯安寢強步善飯但旬不言而宿不食無疾痛  
呻吟頽然而仙逝其日哭千餘人至有家人不  
識面者非以畏壘臨之也其穰皂角也大矣然  
庚桑子祖老聃有墨者師則宗晏嬰嬰之爲相  
力行折節常下於人善交久敬與食歛齒讓宅  
通賜著于春秋君子賢之公自子舉于鄉始問  
家人產爲不食于子而使之可仕耳今爲封君  
者孰不峩冠博帶鴈行縉紳間能自守田舍不

瘠人賢矣有初命虞衡郎再命藩參議幾何乃  
公而不車上儻乎公安儉以明讓章服非伏獵  
祀先及上官過存不御一舊角巾十餘年時從  
褐父田間飲非百里外不乘也而勤不厭細僮  
千指受衣爲之絜矩長適體食必餘以犒有點  
或給者知之而不問所交出肺腑無王公廝養  
及傾蓋白首或日數過從或歲多間闊莫不雅  
如故驩每出游人驩之爭迎李公來有宅與某  
隣其人欲之而不敢請視其色與之三黨待舉



火三十有餘家雖丐貸亡節不厭若焚券者無  
算歲饑爲粥待于路慮夫瘠不能行者自委巷  
而郊關則徒步往使持粥從之而爲掩骼捐  
十餘區焉此相國之大義今士大夫所難公豈  
以其子食公家而身拜公爵亦不隱君之賜以  
與鄰里鄉黨乎蓋尸居之庚桑窮處之晏子矣  
然吾輩誦法孔氏則聞之正考父雖不當世必  
有達者故世單大夫至夫子達闕里而爲萬代  
宗文在于斯焉皂角竟陵之市三千賈人子耳

無知教子者教之自公始常晝夜手談社中比  
子志學則罷諸客延師程督之而市無明經師  
令子負笈京山從王葵軒先生游先生以兄大  
行女妻之爲京山博士弟子員矣不以其業成  
歲寒爲地爐而寢處其旁伴之伊吳丙夜不歇  
第而携之往仕而就之游所過諸名勝必翔覽  
久之中有屹然立者不以氷山奪豈懼姻婭之  
忤權相而聽徙舍完吾子也子因外補而當浙  
之寇衝卒所以破賊不出乃公方略蓋當日暮



手談時其所領此者熟矣昔鼂錯之父憂其危  
陳咸之父教以調兩父之志不同其忘公則一  
耳躡哉公也謂丈夫子業以身事君當封疆死  
之可也若勞苦不賞因幸臣徙官斯小丈夫所  
戚也大人君子何有焉故時之寵幸視師者竟  
不能有加于其子子因以不失節于官而考績  
覃恩以封迨其爲方伯少湏之而封尤重顧不  
欲于其子乃再疏得請八年子舍色養備至而  
奉歸正寢是教之忠而全其孝不亦爲政而謂  
學乎茲公表見之大者非但恭儉墨行也故李  
氏世單布衣而達自方伯始雖封公爲大夫其  
三命之鼎尚畱長孫維楨爲忤相國以修撰督  
學政旣文行師海內仲叔季舉于鄉又次博士  
名第子俱當科名貴盛且世賢之爲重其宦業  
在四方四方俎豆之矣若公宰如墳如固爲人  
所鄉往卽開皂角之斯文謂可祭于社非耶不  
但三命錫家廟而銘恭儉之無斃矣